



情

黃昱晉 文

一個寧靜的夏夜，夜空中閃過一顆流星，碧藍的軌跡劃成一道美麗的弧線，與背景的星空交映成閃爍耀眼的景象，流星在被大氣層燃燒殆盡前落到了地面，落地後的隕石看來就跟足球般差不多大，突然間伴隨著破碎聲，隕石散發出令人毛骨悚然的氣體，隨後裡面爬出了許多的條狀生物，沒有人知道它來自何方，也不知道它為何來到地球。

條狀生物看起來就像是蛆蟲一般，只是尺寸更加細小，暫且就將他們稱做「不明生物」吧。不明生物基於本能朝向生物機能豐富的區域移動，一條不明生物來到了一處住宅區的民房，進入後發現了正在看電視的小男孩，年輕、有精神的小孩子似乎是他們的最佳獵物。不明生物沿著沙發爬上了小男孩的後頸，透過特化的利牙，快速地在皮膚上鑿出一個微小的洞，接著迅速地鑽進去身體裡，經過血管後來到了控制人體的中樞——腦袋，不明生物將特化的身體伸長成原先的數倍長，小心翼翼地盤踞腦袋，這時小男孩仍未察覺到已經深陷危機之中。

寄生第一階段 懶惰

男孩最近回到家後，對於寫作業還有讀書感到十分厭倦，通常坐下來不到半小時又會想去休息，斷斷續續使得功課經常拖延到半夜才完成；即使考試日期將近，卻絲毫沒有動力去念書，直到前幾天才臨時抱佛腳，每況愈下的學習讓老師與父母都十分的擔心。除了課業，男孩的活動力似乎也變差了，過去都會利用閒暇時間去公園打球，現在卻是待在沙發上看電視。

寄生第二階段 消極

幾年過去了，小男孩已經長大成為高中生，但他對於生活上的一切感到乏味，做任何事情都無法投入，得到的只有滿滿的厭煩與疲倦。面對目前的窘境，他心想「與其要我在外受罪，那不如安穩的待在家裡。」於是男孩開始足不出戶，也鮮少與他人交流；經常打電玩打到日夜顛倒，早上會賴床直到第一節才去上課。房間周圍已經堆滿垃圾與廚餘，他卻嫌太麻煩非得讓家人來清理。在這個開始要規劃未來的年紀，男孩沒有任何的野心與想法，他認為：「所有的思考都是徒勞且沒意義的，那不如到時後再來想也不遲，反正船到橋頭自然直。」接下來又渾渾噩噩的過了幾年，消極的氛圍瀰漫在男孩的思想中，使得心靈日漸地受到了腐蝕。

寄生第三階段 頹廢

男孩已成為男人，在歷經一番波折後總算是從大學畢業，但畢業對男人來說似乎是另一個苦難的開始，他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麼，也不知道該做什麼。

「明天的事就交給明天的我煩惱吧！」已成為他的座右銘。隨便投了幾封履歷只是為了應付嘮叨的雙親，在無處可去的情況下只好搬回老家與父母住。男人現在每天幾乎都睡到下午，有時甚至可以賴在床上一整天，醒來後還要連續滑了幾個小時的手機才拖著疲累的身軀走出房間。由於長年不運動的關係體重節節上升，同時還患有糖尿病與心血管疾病而必須定期檢查；來到客廳一屁股坐上沙發，打開電視漫無目的的轉台。電視與手機現在只是他逃避現實的工具，幫助他消磨乏味的每一天。

一日，男人一如往常的躺在沙發上看電視，突然間胸口前感到一股難受的悶痛感，接著出現了頭昏、呼吸困難的症狀，他察覺到是高血壓引發的心肌梗塞，便忍受著痛苦拿起手機撥打119求救，但男人的意識卻越來越薄弱，在等待的時候嚥下最後一口氣，為他平淡且空虛的人生敲下了喪鐘。

當年侵入的不明生物意察覺到宿主的生命已經消逝殆盡，便離開了男人的身體。其實，不明生物在人類之間俗稱「懶惰蟲」。它寄生在人體中長達幾十年，並不會對人們的身體造成直接的傷害，因此不容易被人注意到。但藉由盤據大腦的方式逐漸吸收人類的精神與動力，人會因此產生惰性，做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勁，最後被摧殘成一具失去靈魂的軀殼，直到宿主的生命結束，它便會離開去尋找下一位目標。

創作理念

義大利詩人但丁在《神曲》中將人類的罪行依據輕重列為七宗罪，其中就包含了懶惰，我認為比起其他的罪，懶惰是最普遍存在於人類之中，卻也是最難擺脫的。

最近剛好看到兩部關於寄生蟲的影片，一部日本動畫《寄生獸》是探討生命與反思人類行為的動畫；另一部《撕裂人》是偏向獵奇與重口味的電影，但這兩部作品卻有相似的地方，那就是人類雖然是地球上的統治者，面對微小的寄生蟲卻面臨到滅絕的危機，被寄生的人類會失去自我、甚至被剝奪性命。藉由這兩部作品激發了我這次創作的靈感，如果懶惰是條寄生蟲，那他可能已經存在於許多人的身體裡，從初期的懶惰到後期的頹廢，在不被察覺的情況下漸進式的摧殘、毀滅人類。





兩部同為與寄生蟲有關的作品，但卻有著截然不同的風格。（圖片來源 / 黃昱晉重製）資料來源：[寄生獸推特](#)、[IMDb](#)

（縮圖來源 / [蛋黃哥推特](#)）



記者 黃昱晉

編輯 范晨星

